

让“社群”述说“美好生活”的故事

※ 陈莹恩

本文参考与整理台湾合朴农学市集召集人陈孟凯于“落地生根：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”之发言而成。作者陈莹恩为台湾农村阵线研究员。

来自台湾合朴农学市集的陈孟凯先生，在“落地生根：社区支持农业研习会”上的分享，一开始的发言，就坦白直言自己最初因为半导体设计的工作背景，在早些年前，对于“社群”和“协力”的概念是陌生的，也认为自己“很不左派”，不若一般台湾社会运动工作者多有鲜明的“阶级”意识和惯用左派理论的语言与思考方法。然而，因为曾经在商业领域的江湖闯荡，加上近几年读的书，孟凯说自己有办法用“用右派的语言把左派的制度史说出”，因为他“懂得资本家的想法”，说得更具体些，孟凯善用他的管理学知识与工作经验，学习面对每个问题，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累积养分，这都培养了他在合朴农学市集与人际互动、创造社群、将问题视为“共有的”并学习从中寻找解决方法，这样一种处世接物的能耐与哲学。

“社区” vs “社群”

首先，是对于“社群”这件事或这个概念的强调与诠释。孟凯认为合朴推动的，是“社群”而非“社区”，虽然英译皆为“community”，然而在华文语境与台湾的社会文化脉络，这两者对他而言是不一样的，其中的差异在于“社区”是属于地理区域性质的范畴，而“社群”则是因



共同理念而聚集的群体。“社群”里头的人们不一定居住于同一区域，而也因为“社群”初始的聚集是来自共同或相近的理念，所以经验的分享与彼此的对话较“社区”来的容易发生。而这也是合朴农学市集著力于建立“社群”而非“社区”，即在于理解“知”难“行”易。“社群”内部已有“知”的基础，虽“行”亦不易，但在有共同认知基础和对话平台的前提下，孟凯认为“行”会较容易开展。

合作简朴 = 合朴 = Hope

而所谓“社群”的具体内涵又是什么呢？在合朴农学市集，“农民市集”只是合朴的其中一个工作项目，其他常态性的活动包括产地拜访、幸福学课程、“藏种于农”工作坊、共同厨房、咖啡沙龙、各种类型的“部落”等等，族繁不及备载的活动，正是藉由此实践“合朴”对于美好生活的希望行动。“合朴”，“合作简朴”，英译为“hope”，孟凯坦率地笑说，“美好生活”就是合朴的基本思维，因秉持这样的基本思维，合朴的活动与希望透过“社群”来实践的生活态度，并非以赚更多的钱或消费为前提，而是意识到资源的有限性，以简朴的方式善用资源，而非无止尽的利用，依靠众人协力合作以及共享资源。孟凯说，这种互助互惠的方式就是“美好生活”的基础。

让市集变成“使人感动的地方”

因为有这样对于“美好生活”的认知，孟凯并不将合朴农学市集视作单纯进行买卖的“市场”。他说，一定要想办法让市集变成能“使人感动的地方”，让市集可以产生“人与人”面对面互动的氛围，比如每个月一次^①的市集，除了农友的摆摊，也有各式各样的活动，像是“荷松开讲”，邀请农友以及合朴的志工分享自己的故事，透过轻松的聊天，建立起“群体”的氛围。除此之外，市集也设立“手工厨房”，使用农友的农产品，在现场教导市集的消费者料理烹饪，从中实践“吃在地、吃当令”的理想。这些都使得市集不只是交易的地方，而是透过各种方式与资源，让市集创造“社群”，慢慢凝聚理念，以及人们对市集的认同和信任。孟凯说，这也是为什么他认为“推广教育”是市集很重要的工作，一方面要让市集的消费者成为市集的爱好者，再从爱好者成为市集的推广者。

另一方面，孟凯认为办市集的核心精神是让吃健康蔬菜的人变得更多，因为健康蔬菜不只是善待自己、更是善待生产的农民与种作的自然环境。在台湾，健康蔬菜大多时候是和“有机”画上等号，然而“有机蔬菜”的种作方式不一定是友善环境与生产者，常常因为市场机制的相互竞争逻辑，农友投注更多的资金以扩大产量，这通常是仅有小规模资金的小农所吃不消的。而往往为了增加产量，有机农业倾向单一作物大规模种植，这样的种

作方式对农友与环境仍会造成伤害。也因此，孟凯强调并不要求市集农友的蔬菜要有“有机认证”标章，反而是透过“合朴市集”作为一种“认证”，这样的认证不是商业模式的标准化认证，而是建立在人际关系的基础。

市集作为平台，消费者可以直接和农友聊天，认识农友与其种作方式，合朴也安排定期的产地拜访。也因此友谊关系的厚度逐渐增实，农友与消费者间有足够扎实的信任感，彼此相互关怀与尊重，蔬菜的买卖遂然在友谊的关系内进行，而“交换”行为也才有可能于焉而生。另外，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建立的友谊，使得市集渐趋凝聚为“群体”，农友和消费者对于市集的认同感也由此慢慢孕育而生。陈孟凯即说，在“群体”里头，自利就会利他，而建立在“自利”基础上的“利他”才会长久。

共同管理 共同学习 实践美好生活

“社群”做为实践美好生活的载体，孟凯说，其实，农夫市集只是其中的一个行动。谈论“社群”、或凝聚与实践“社群”有几个层次，其中一个即是形成互助互惠的关系。孟凯认为“社群”的关系是需要透过机制来培养的，是要练习的。因为台湾的教育体制，我们被灌输的观念就是不断的竞争、竞争、竞争，所谓的“力争上游”，就是藉由竞争打败对方，那个排他性是很强的，人与人之间也容易形成对立。然而，“社群”却是完全相反的逻辑。若竞争是为了达成更美好的生活，那么“社群”就是一种另类 (alternative) 的方法。由“个人”成为“群体”，并酝酿出互助互惠的关系。

首先，要认知到资源的有限性，进而学习处理“共有资源”的方式，一般而言，公共资源或共有资源通常是政府管理，政府是主人。然而，在台湾的经验，政府管理的共有资源——包括山、海、森林、土地，很容易沦为财团的生财工具，本来应属于全体的共有资源，成为特定资产阶级的私人财产，这即是所谓“公有财的悲剧” (tragedy of the commons^②)，这与“竞争”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。若在整体的范畴思考，也就是所谓的“社群”，陈孟凯认为，共有资源可以不必交由政府来监管，或成为私有经营，因为人民是与这些共有资源最密切相生的，这就是我们赖以维生的环境，理所当然亲密而熟悉的；而因为熟悉，管理和经营自有一套与环境共生的方法。从凝聚“社群”并意识到其重要性开始，学习如何共同经营公有资源，而透过经营的过程中，人们学习沟通、理解个人的差异，并找到方法共同面对问题、处理问题。

孟凯以合朴农学市集的经验为例，为了减少一次性餐具^③造成的垃圾增量，市集伙伴参考东京地球日，想出“食器贷出”的策略，于是对外募集一批碗筷。然而新的问题由此而生，有农友反映若消费者已走到摊位前面，准备购买热食，若还要求他去租碗，甚是不好意思。于是，市集工作伙伴与农友即针对这样的问题，讨论出改

善的方法：让农友在开市前先租是个碗筷，预先支付，把支付的碗筷租金加入买给消费者的熟食费用，农友告知消费者食用完毕后，请到食器贷出摊位清理归还后，由食器贷出摊位把租借金额还给消费者。孟凯说，因为农友与市集的伙伴之间已有一定的关系厚度，所以大家面对问题时，会将之视为共同的问题，而共同的问题就有共同的解决方法；若视为个人的问题，“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”，彼此僵持不下，关系闹不好，问题也无能可解。进一步而言，陈孟凯认为学习管理与经营共有资源、共同面对问题，同时也是在创造一种学习作为“公民”的方法。

“藏种于农”免遭垄断

其实，农民耕种的土地、使用的种子，也是某种意义的“共有资源”——不只是自然环境的公共性，也在于农夫生产的蔬菜水果，是直接和消费者息息相关的。也因此，陈孟凯很强调种子的重要性，以及友善生产者、友善环境的种作方式。合朴参与推动的“藏种于农”工作坊，强调农人保种选种育种、在地当用。如何能让种子不成为跨国企业所独占的商品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让生产者保存种子，除了是掌握生产资源，使得农人保有种作过程的

自主性，保留种子也是留种子的多样性。又因为自主掌握生产资源与种作方法，农友理当是最熟悉种子特性的人，不同的种子有不同的适合播种的季节与管理方式，这都是经年累月的农耕智慧，而非一套一体适用的、标准化的流程。在藏种于农的计划中，合朴推动作为生产者的农民能自行选种与留种，合朴与专家并农友合作，与农友交换育种的知识与方法，增进农友育种与留种的技术，也让专家能直接和现实中劳动的生产者，进行交流，让他们研发的技术与知识，与农友在现实中遇到的状况更为贴近。这样称作“参与式育种”的方法，实则对双方而言是互惠的。

“部落”+“社群货币”=美好生活

在讲演的最末，孟凯进一步分享“美好生活”的另类途径，很是启发。在当代社会，唯一最公平被分配的就是“时间”，每个人的一天都只有24个小时。因此，很重要的即是我们要如何思考运用时间的方法。孟凯认为，不要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拿去工作，而是建立“自己动手做”的能力，去做你有兴趣的事情。台湾教育的评量学习方式，让大部分的人都不再相信、更很难有机会或空间发展自己的创造力，这创造力包括手做的能力，可以是做木工、种菜、做豆腐等等。以合朴的经验而言，发展了

“部落”这样一种“社群”的形式——是一群共同兴趣和理念的人，凑在一起做事情，并从中建立关系，举凡：市集经营部落、社区豆腐坊、台湾米部落、公平贸易、物流部落、预购取货部落、舍得部落、务农部落、芽菜部落、社区货币小组、共同厨房等，都是先前提到促进互助互惠与人际关系厚度的机制，由“个人”凝聚成“社群”的练习的平台。

在这些“部落”里头，以社区豆腐坊为例，合朴以师徒制的方式，毫无保留教导学员以手工制作豆腐、豆浆，也开发包装的豆制品，然而，合朴希望豆腐坊不只是卖豆浆豆腐与豆类制品，更希望形成一个社区可以共同参与、一起做事、一起交朋友的空间，希望使豆腐坊的成员变为豆腐坊的伙伴，那是一种认同感与群体的建立。当学会了制作豆腐的技能后，学员可以用自制的豆腐拿到市集交换，这就是使用“社群货币”的具体实践。

孟凯说，在社群里最重要的不是经济资本（钱），而是社会资本，而社会资本是逐步累积的，是人与人之间慢慢相互连结成人际关系网络。在这样的人际网络里——

亦即“社群”，其本质是互助互惠，也因此关系的品质与厚度是重要的，而“社群货币”只有在这种关系里头才有可能发生。因此“社群货币”只能在社群内部使用，一旦离开社群就失效了。孟凯提出另一个有意思的经验分享，就是社群货币是很容易赚、但不太容易花的，社群货币要在一定时间内消费，否则社群货币会坏掉。政府货币不会坏掉，因此可以不断累积；相对而言，社群货币因为取得容易，因而是平民化的，且有时间效力，等同于鼓励消费（交换），而交换是在“社群”关系之中发生，交换的同时也在建立关系。

如同前文不断述及的，孟凯十分重视“社群”作为在当代实践另一种生活的方法，重新建立关系，从“社群”这样的小单位去展开改变的可能。这其实正是孟凯的哲学，他画了两个圈，一个是较小的内圈、一个是较大的外圈，内圈是自身能力可以形成影响力的范围，外圈则是关心的范围。陈孟凯提到，在影响范围内，可能的行为比如扫地、自制豆腐和他人交换、当市集志工^④；关心范围则是难以或无法使上力的事情。在台湾，孟凯认为很多年

轻人把太多的力气花在关心的范围，虽然议题涉略广泛，但因为著力不深，没有花太多功夫进入议题，理解议题的复杂性，进而起身行动，在实际的工作间慢慢形成促成改变的影响力，而只能漫无目的的批判。“要专注而扎实的投入在自身能力可及的影响范围，你在你的影响范围非常专心做事，你的影响范围就会越扩越大”，孟凯在咀嚼与反思自己与合朴的经验，如此说著。

也许，合朴农学市集正是孟凯和他的这么一群伙伴所共同实践，而得以和他的哲学相互映照、辩证的具体作为吧！“美好生活”呀，这不应该是仅止于乌托邦式的信念，毕竟架空具体脉络的信念是虚无的，若能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小事去磨练能耐、磨练处事接物的方法，以及与人建立真实而厚实的关系，这正是我们得以从合朴农学市集的经验里头，掘到最质朴诚恳而弥足珍贵的启示了。



- ❶ 从2013年9月起每个月两次。
- ❷ 这是一篇学术文章，Hardin, G. (1968). "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". Science 162 (3859): 1243-1248. 大陆译为“公地悲剧”。
- ❸ 意指即用即弃餐具。
- ❹ 即义工，或谓志愿者。